

青年海評論

元仲題

青年海評論

第六十五期 目錄

民主和獨裁的檢討.....	鏡帆
澄清吏治與肅清赤匪.....	秀川
隨海與中國之命運(續).....	盧澄
中國文獻之厄運(續).....	顏石
鷄換子.....	李自奮
各縣巡迴宣傳視察隊日記(四九).....	盧澄

民主和獨裁的檢討

鏡帆

「一九三六年」東亞危重的局面，已經很快地臨到了。二次大戰的預言，是否像印板一樣地應驗出來，固屬尚在不可知之數。但是精處次殖民地地位的中國，確是時時刻刻都浸在非常時期之中。這種貼危恐怖的景象，依照中國目前的國情和力量，是否可以支撐持續下去呢？誰都可以很直捷的答覆，如下下去，不但不能趕上時代求生存，且這維持現狀都感覺到困難，嚴格地說一句，恐怕還有向後轉的可能性，並不是我故意歡喜說這些刺激性的話，實在覺得我們中國社會的現狀，太萎靡頹唐了！如果要挽救這種萎靡頹唐的弱症，於是乎大家都有感覺到改善政治組織的必要。

中國因為歷受二千餘年君主專制的毒害，箝制社會，始終沒有進步，所以鬧到強鄰環伺，遭逢帝國主義者的凌虐，積久醞釀，而有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實行民主之舉，但自實行民主以後，國情和社會，不但沒有進步，而且國難頻仍，命運日益危迫。社

會情形日益複雜，這些不景氣的象徵，疊出無窮，究其原因，固屬含有重閣擾攘匪徒肆虐……等複雜條件，可是政治組織脆弱無力，不足以應付非常時期，確為大衆公認之事實。推本追原，可謂民主政體試驗失敗的症候，已經完全暴露，而國民革命方式中政體改革的高潮，大有以獨裁政體替代民主政體的趨勢，吾人在此思潮轉變的環境中，根據現代中國的實情，限於中國環境以內，將民主和獨裁，加以檢討，提供國人共同研究之資料。

在我們目光中所能見到底，現在於中國國內操領導權的黨部，無論中央和地方，都有威信墮落，散漫龐雜，不能維持領導使命的景象，這種病態，發生的誘因，在這些辦黨同志們口裏所供述出來的，不是怪制度不健全，就是說是非賞罰，不能實質執行，很明顯也可以證明主張民主的委員制，已經是不切於黨的運用了，我們再檢查各地黨部委員制所發生的影響，每每遇到有責任的事件，彼此互相推諉，一遇到有權利的事情，則又彼此爭競，其屬下的下級黨部，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情面，一碰到執行黨紀的事情，不是格於背景，礙於情面，就是要顧忌到自身實力的問題，所以始終沒有嚴格執行過一次，或許有倒霉的小黨員，碰到時運不佳，碰上釘子，不是打死老虎，就是打蒼蠅，很明顯的，一個龐大的黨假使沒有黨紀來維持，那是非散漫墮落不可，理勢推演的結果，人和人的關係，勢利的狀況，愈趨愈烈，還有不掙氣的黨部，直至於

鬧糾紛，自家打自家，還能談得到領導民衆革命和天下為公麼！總理艱難締造的中國國民黨，竟鬧到這種田地，如果精靈不滅，非在紫金山上痛哭流涕不可。

翻到目前救黨問題，根據各地辦黨有經驗的人說，多頭的委員制，已經是此路不通了！多頭委員制的反面，當然是集權的獨裁制了！那末在我個人經驗方面所能見到的，集權專政，確較民主政制為完善，就運用方面說，責任專一，則指揮敏捷；就組織方面說，命令統一，則銜接嚴密；就紀律方面說，執行權強固，則實施便利，這些方針，均切對今日萎靡頹唐的險症。這種理論，我們可以拿軍隊的行動組織和紀律來證實她是為確切不移的結論。

其次就現在各地的政府而論，自各院部以至於各廳局，多頭政體所發生的病象，除了上列的各種症候以外，常常各自為謀，演成許許多多的不經濟不靈便的情形，我們約略舉出幾樣，就可以知其大概，譬如一件重要的建設事件，或外交事件，在環境上解決得愈快愈好，在事實各院部各廳局彼此權力牽掣，非經過輾轉複雜的會議或其他手續不可，其結果會多議多決議案多白紙黑字的工作多，而實行實現的事件，百無一二，尤其是國內外風雲，瞬息萬變的時候，一輾轉之間，那些決議案已等明日黃花，第二件在我們所知道的，現在由中央各院部各機關所派出來到各地調查的人，一批一批，不知道有多少，其所得的資料，不異千篇一律，就是大同小異，這是多麼不經濟！第

三件是自上而下的公事。這部份說是這件事情重要，限他立刻實行，那部份也是依樣葫蘆，嚴厲責成，弄得下級忙得不亦樂乎。顧此失彼，甚或這部份的事情和那部份的命令，根本衝突，使下級茫無頭緒，不知何所適從，其結果一律擱置積壓，命令與成績，截然兩途，這些在時間經費上的不經濟和行政效率上的不靈便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在這國力不充國事稠雜的時候，除了集中時間精力，努力於一部份重要事業，逐步推進之外，實在沒有第二條出路，所以我覺得現在政府機關，要增進行政效力，非集中權力不可。

據以上檢討的結果，不但是非常時期的現代中國，不適用於民主政體，就是推到最遠的將來，也只有集中權力，才可推動社會的進步，「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假使要把中國的命運，推過險阻的三峽，我可以斷定說一句，非馬上實現獨裁政體，加足推動機的火力不可。

澄清吏治與肅清赤匪

秀川

古語道：「苛政猛于虎」我們可以說：「貪官污吏甚於豺狼」老百姓們不怕流寇，就怕酷吏苛政。這怎樣講呢？所謂老百姓不怕流寇者，並不是不怕流寇，乃是怕酷吏苛政，甚于怕流寇故也，你想：流寇雖屬可怕可惡，但是人人都能認識他是土匪，沒有政治做他的保障，儘人都可以消滅他，再加以後有退兵，前有狙擊，他的壽命到底有

限，老百姓頂多驚惶一時，暫時躲避一下，賊過了，還可

以安居樂業，即令劫掠一空，遲幾年只要好好兒的勤勞，不久定會恢復繁榮的，至於酷吏呢？可就不然喇！他攬着他在政治上優越的勢力假借着「父母之官」的美名，利用苛政做護符，再變幾樣把戲，大事剝削，敲骨吸髓，你看：每每一個「空心大肚皮」的光蛋，做了幾年官，却都是一大腹便便「腰包填的滿滿的」，這些錢那裏來的呢？無疑的是老百姓血汗裏榨出來的，可是老百姓怕官怕管，啞吧吃黃連，悶在肚子裏，說不出苦，這樣老百姓的血漸漸就無可伸訴的破酷吏吸走了，只有露着他面皮枯黃的鬼臉捱着等死，這樣一年年地推下去，有時把他們逼反了心，「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挺而走險！」不甘於綿羊的馴伏，一橫心，拚着這顆腦袋不要，他會抓我們的，我們就不會搶別人的嗎？索性來一個大家不得安寧，這樣農村一天一天騷擾不安起來，一有匪徒誘惑的機會，他們就盲動起來，也跟着流寇跑，請看唐宋的黃巢、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那一個不是這樣鬧起來的，有的時候國家就因此亡了，不用說，民族的元氣被這些傢伙斲喪了不少，你說這還不比流寇可怕嗎？

歷年來共匪之所以能禍延數千里，猖獗一時糜爛地方的原因，泰半是這些貪官污吏所惠賜於我們國家民族的宏恩大德。當我們對着現在農村荒蕪，人民流離失散，到處飢餓恐慌等等現象之時，真恨不得把貪官污吏，拿碎屍屍萬

段，食其肉茹其血！這並不是由於我們不講人道，實在是他們對國家民族的罪惡太大了，你想，中國處在每個帝國主義宰割之下，商品經濟破壞了農村的原始生產狀態，使整個的中國，都陷於饑餓的深淵，使支撐着中國生命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在這個時候恐怕都應該設法為民衆解除痛苦，為中華民國講解放，而此喪心病狂之貪官污吏者之徒，竟然同帝國主義一樣來加重老百姓的負擔，剝削老百姓的血液，無形中形成兩條鎖鍊，將中華民族牢牢鎖定，百解莫脫，弄得民窮財盡，國運如縷，其匪遂乘良機，大肆其宣傳煽惑鼓動之伎倆，無智識之農民，那堪受此誘引，於是相率走險，變亂叢生，其匪乃得大展其身手，作出賣民族國家之工作！

蔣委員長督率大軍與赤匪數年血戰之結果，在軍事上總算得到了絕大的勝利，這一方面固然是表示着共產主義之沒落，中華人民有一種新的自覺；但是蔣委員長不辭勞苦，晝夜籌謀，本硬幹之精神，始終不氣餒，不灰心，數年如一日地奮鬥不懈，與其匪作殊死戰，也是一種取勝最大的主因。蔣委員長在勦匪的過程中，曾諄諄的屢次告訴我們：「要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力量去肅清赤匪」以蔣委員長才幹之卓越，驚人的魄力，尚且不敢自負其軍事的高能，他並且深深的明瞭軍事的力量，是不得已之時才用的，是一種治標的辦法，我們要肅清赤匪，使他永久

不會再發生，那就必須求他的基本的客觀條件，考察所以造成他的社會環境，我們曉得赤匪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天兵天將，不是從外洋來的碧眼黃髮的鬼子，乃是出自我們中華民族中華國土上的大國民，所以我們就要問一間從匪的民衆，為什麼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去接受赤匪的驅使呢？他們為什麼不安居樂業，而去冒險從匪呢？我想只要是稍有眼睛，稍有理想的人，他都知道這是有原因的，必然的，並不是無為的，偶然的，這原因是什麼呢？便是我前面所說的貪官污吏之逼迫，「滅門縣令」這句話，真是令人心驚膽戰啊！他爲着一己的快樂享受，使用敲剝的法子，去要民衆的命，逼他爲盜匪，整個的國家都被他們弄糟了，真是言之痛心！

這都是由於中國政治不上軌道，也就是蔣委員長之所

以要特別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最大原因，由此我們可以在這裏將此諷引而申之，要根本肅清赤匪，必先澄清吏治。

貪官污吏既爲赤匪造機會，促成赤匪猖狂的最大原因，那我們在此亦匪走到窮途末路之秋，爲着防止他的死灰復燃，爲着安定老百姓的意志，爲着根本剷除赤匪之餘毒，就必須先從政治上着手，第一步，即養成批明大體，知廉恥之官吏，真正爲民衆做事，不惜一切犧牲，要以民飢己飢，民溺己溺之熱衷來替民衆解除痛苦，這樣一來，不惟赤匪無機可乘，即中華民族之復興，帝國主義之終

驅於中國，亦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若不然，勒赤的工作，斷不會單獨靠軍事能佔勝利的，何況根本的肅清，更是軍事辦不到的，所以現在的地方長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怎樣制止貪官污吏，橫征暴斂，苛敲酷勒，怎樣改良政治設施，予民衆以生路，使人民和政府相親相愛，安居樂業，不受赤匪的利用，以從赤匪之消滅，才算是個固本清源辦法，現在各帝國主義者，虎視中國，待時而動，亡國滅種之禍，即在目前，豈容你再苟延幾年殘喘？中國在最近幾年是一個極重要的國步，若不趕快肅清赤匪，讓國民休養生息，發展國民經濟，促成中國繁榮富強之條件，以斯脫離東亞大瀾淪為各國殖民地之厄運。則國難之來，必將迭增無已！

親愛的同志們，親愛的國民們！目前已是我們中華民族存亡的最後關鍵了，蔣委員長已將赤匪掃穴犁庭，馬上就可以根本剷除了，內患已經不成多大問題，以後主要的標題，就該是休養生息，抗敵禦侮了，假使我們是有血性的，是中華民族的運命的維繫者，就應該珍重目前這種功績，保持永久勳匪的勝利，澄清吏治，使中國境內再不會有貪官污吏出現，讓民衆脫離饑饉恐懼的環境，使其匪無機可乘，無隙可侵，共同組織，共同團結，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以達到復興中華民族的目的，這樣我們才算不負自己，不負民衆，不負蔣委員長這一次苦鬥的結果！

誰要是再有貪污的思想，那個官吏再有貪污的行爲，那便是中華民族復興運動的破壞者，中華民國全體國民的

敵人，蔣委員長的叛徒，我們大家起來打死他！咬死他！殺死他！

一九三五·六·廿五日夜於暴風雨之後。

隴海路與中國之命運 (續)

盧澄

(三) 經濟上的價值

隴海路在經濟上的價值，更是顯而易見，姑舉其著者大者列陳於下：

一，運輸業——該路既然有操縱橫通歐亞的使命，那末在成功以後，當然國際運輸的事業，有奪取西伯利亞鐵道而代之的威力，其所得的代價可以毋須慮到該路營養的不足，再就國內運輸而言，現在往來西北者，因為道路的不平，泥濘的滑溜，山嶺的崎嶇，沙漠的阻滯，並且所行的都是駱駝牛馬騾車，或羊角車挑夫，每日行程，從清晨一直到黃昏，平均最速度也不過百里左右，並且要休養長途的疲勞，積此核算，不但費時過多，並且運費非常昂貴，所以輸出輸入，都是受了極大影響，可以斷定比有鐵路的時候減少得許多。

二，礦業——中國現狀，在礦質上的需要，差不多是很迫切，在西北各省蘊藏，却是非常豐富，譬如中國現在的航空事業和汽車營業，很需要的是汽油，這些汽油，都是來自英美俄各國，每年購買的金錢數量，很是可觀，近

年因為航空和汽車發達，更是逐年增加，我們試檢隴海路的沿途，陝西的延長，甘肅的玉門，多是出產大量的煤油礦，只是因為交通不便，埋在地中，未曾開採，如果隴海路西延以後，機件運輸便利，就馬上可以設法開採，以供國用而抵制舶來的汽油，其餘如煤鐵是現代重工業上的必需品，金銀是鑄造現貨的重金屬，現代中國都是覺得非常缺乏，可是西北的寧夏青海新疆各省，到處盛產煤鐵礦，阿爾泰山，天山，祁連山，通天河流域一帶，富有金礦，祁連山及南疆富有銀礦，只是交通不便，或用土法開採，或竟埋藏未採，或為外人投資開採，這多是沒有鐵道貫通的緣故。

3 皮毛業——近代服裝的趨勢，大有以皮毛替代絲棉的景象，我國近年購買毛織品和皮革的漏卮，也是非常可觀，西北各省，壓根兒就是畜牧業繁盛的地方，所以皮毛的出產，為全國最豐的地方。過去外國大多購買中國皮毛的生貨、製成皮革和毛織品的熟貨，仍舊賣給中國人，從中取利，近年因國內多事，皮毛業日益凋零，鞏固的駝毛羊毛無人顧問，整堆兒壓在那兒腐爛掉，就是青海西寧所產的皮毛，也是影響日本實行東北四省所產皮毛競賣之故，很多壓在天津，未能暢銷，這種損失，簡直可以要西北各省老百姓的命，如果隴海路西延之後，西北的老百姓，一面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改良畜牧業，一面可以搬運機器到西北來，就地製革織毛，那末不但西北富源增加，而我國毛

織品和革製品的服裝和用品，都可以不至於購買外貨了！

4. 農作品——西北農作品不發達的原因，在墾殖這篇裏面，已經說過了，現在所要說的，是西北因為運輸不便，每當豐年的時候，老百姓也是叫苦連天，這又什麼原因呢？因為各地積糧多了，而又無法運出外省，積壓得價格非常便宜，換到錢來抵補捐稅，所以弄得好年歲也是叫苦連天，不好的年歲更不必說，近年各地禁止種糧的聲浪很高，而甘肅省的主席卻力子和朱紹良先生，曾經過慮到該省農村經濟，弄得未曾猛督的實現，這種問題，就是顯而易見的交通問題，因為糧食質重價賤，販至鄰省出售，每每不能抵補運費、辦片質輕價昂，農民視為主要收入品，只得飲鴆止渴，這不但是交通不便，可以束縛農村經濟的發展性，簡直可以說是葬送人民於死窟了！至於農事技術改良和農作品種類的增植問題，更是多不勝數，只好留待農業專家的剖白了！

5. 其餘一切工商業貨幣，金融，度量衡……等等和經濟有關而需要改良的，更是多得小勝枚舉，就把投資事業一項而論，若在隴海西延以後，東南富商及華僑們的餘資，就馬上可以吸收到西北來做開發之用。

(四) 文化和社會的價值

對於西北的文化和社會現狀，我現在不得不同西北的同胞們同志們，說一句抱歉實實的話，西北各地文化的落後，社會現狀的複雜，是不可諱言的一種事實，我們在青

海鄉僻各縣，曾經觀察了幾縣，可以大胆地說一句，鄉下的學童，簡直找不到好書來讀；好教師來指導，我又曾經考察過甘肅的河西和新疆的東部，更是糟糕得比青海都不如，在做學童的時候，犧牲了不少的可貴的光陰，而想文化能夠追上時代，真是有點像蜀道難了，至於社會情形，更不用說，跟着文化的落後而胎育出很多的隔膜，最容易見到的回教徒有回莊，藏人蒙人有他的各小部落，土人有土莊，漢人有漢莊，同是中國人，文字語言，不能相通，風俗習慣，且地而異，甚至於鄰近相居，老死不相往來，感情何從融洽。所以糾紛的事件，隨時有發生的危險性，更談不到一統，團結，一切話頭。這也是無疑的。

統統要歸咎到交通不便了！

歸納以上各點，可以見到隴海路的作用，和國防行政經濟文化社會都有了極密切的關係，要中國命運的改善，當然脫不掉改善以上各種條件，在中國的整個命運中，更甚去不開廣的西北。所以我可以武斷的說一句，隴海路的延長與否？不僅是中國的局部問題，簡直是生死興亡的大關鍵。惟望中央與地方，以及各界同胞，共同注意及之。

中國文獻之厄運

(續)

頑石

以上把中國文獻第一次之厄運，大概說明白了。因為秦火在中國文獻上關係太大，故搜求各方面之記載，作一

種比較詳細之說明。以下每經一度毀滅，直到五代以後。印刷術發明，書籍流傳之範圍漸廣，不但官府可以典守，私人也可以收藏，除了因內容冗陋無累，如韓文公說的「為之也易。傳之也不遠」自能歸于淘汰者外，自然沒有秦火那樣利害之厄禍了。

上次我們把三代至秦中國文獻之興廢之情形，大略說明了一點。現在把從漢到清關於文獻興廢所搜集得的材料，再分別的來報告一下：

西漢自從高祖統一，到了他的兒子惠帝文帝國家基礎已經鞏固，便漸漸地注意到文化事業上來。例如惠帝五年除挾書三律，武帝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置太史公計書，收六經及諸子傳說充祕府。河間獻王德，散金帛召求四方善書，得書之多，與漢朝等！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成帝時以祕府之書頗散亡，又遣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召劉向父子讎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杜國校方略，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藏之。向卒，哀帝使其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所謂七略：

- (一) 輯略 (二) 六藝略 (三) 諸子略
- (四) 詩賦略 (五) 兵書略 (六) 數術略
- (七) 方技略 共計有三三〇〇九卷。

此為中國古典學最有系統，最精密的整理，後世學者得考見先秦之文獻，都是漢代君相及學士大夫的功勞

王莽篡漢，即以長安爲都，更始遣大將申屠建攻武關，圻人鄧曄起兵迎建，于是漢兵所過諸縣，大姓各屯兵迎降。曄兵到陰時，長安旁，西會城下，于是長安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王莽避火宜室，火輒隨之。後來王莽殺漢兵誅殺，而宮庭藏書，也同歸于盡！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機，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峽日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台，彌以充積。又于東樂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掌典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因編之而爲漢書藝文志……靈帝時，召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二體書法，以相參核，樹之學門。

這種刊于石碑之五經，現在西安碑林裏還能看到。從此以後，五經便不至於滅亡，因爲石刻比較容易保存，又可撮印，以廣流傳，是文獻史上，很可值得紀念的一件事。東漢末年，董卓作亂，擁獻帝西遷長安，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但所收而西者，猶有七十餘車，董卓被誅，兩京大亂，漢代書籍，掃地淨盡！

曹魏代興，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總括羣書，分爲四部：

- 一曰甲部 有六藝及小學等書
- 二曰乙部 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家數家

三曰丙部 有史紀舊事皇覽簿籍事
四曰丁部 有詩賦圖讚汲冢書
合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晉惠帝以後，內有八王之爭，外啓五胡之亂，劉石入寇，懷愍蒙塵，京華蕩覆，渠閣文獻，靡有子遺。

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助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一四卷，充遂總設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

南北朝時代，中朝遺書，稍流江左：

宋文帝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四卷。廢帝時祕書丞王儉又別核經典，諸子，文翰，陰陽，術藝，圖譜等七志，其佛道附見，合爲九條。

齊武帝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八〇一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佚散。

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三，一〇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武帝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

- 一曰經典錄——紀六藝
- 二曰紀傳錄——記史傳
- 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
- 四曰文集錄——記詩賦
- 五曰技術錄——紀數術
- 六曰佛錄
- 七曰道錄

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武帝敦悅詩書方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中侯景，收後陳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汀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鄧，咸自焚之。

陳文帝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以上是魏晉南朝所有典籍之大要。

至于北朝，即中原一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其中文教之盛，當可觀者，只符姚而已。宋武人關，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

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陽，借書于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及于爾朱榮之亂，散落人間。

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于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鄰，戎馬牛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不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才至五千。

以上為北朝歷代書籍之大概也。

隋文帝統一南北朝，收錄典籍，為數無幾。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開獻書之路，分遣使臣，搜異本，有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一之語。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開出。及中陳以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名天下上書之士，京兆韋鼎，南陽杜預等，于祕書省內，補續殘闕，為正副二

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

煬帝即位，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西，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搏捕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部，萬七千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二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顏言等錄此，除具復重復雜，得正術本三萬七千餘卷，納于東都修文殿。又限寫五千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廊構屋以貯之。又聚魏以水石跡名畫于殿後。起二台，東曰妙楷臺，藏古蹟，西曰寶臺，藏古畫。又于內道直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

唐高祖武德五年，平王世充，盡收其圖書及古跡。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沂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漂流，其所存者，十不一二。……至魏徵等修隋書經籍志，考其現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五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現在我們把從秦代到隋唐文獻所遭之厄，加以總括的觀察，即以爲今日所講之結束。

隋祕書監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曾上表抄之如下：
昔周德既衰，舊經棄棄，孔子以大聖之，開索王
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闢十翼而

！一問了一聲：「你爹好？」我就氣炸了肚子：「王五，你不要孫猴子當了弼馬瘟，」轉眼不認人，你的官是我們村上打夥兒血換來的。納你的身價，幾乎逼掉全村子人的性命，你得了個芝麻大小的官兒，腳翹到半天裏，認不得鄉黨六親，我心裏像着罵，臉上堆着笑，真是「氣在心裏，笑在臉上，」媽的，說起來也真痛快，區長見了老五「老鷹抓小雞」就嚇成那樣兒，屁股翹到天上給王五問好：「五爺高昇了，真是一地方的光彩……：：：：光彩……：：：：快，快來人，把五爺的馬拉到後院裏，五爺的行裏放在新院的上房裏，……：：：：上房裏，……：：：：」

看那老滑頭，恭維得就沒縫兒，老五閉着眼睛似不理。這使我夠樂兒的。媽的，要是遇着我雞換子，先抽他頓馬棒再說。翟縣長這老驢人提起就磨牙，兩鄉沒有人不被他欺負，比如上次兵銀，多攤一個兵，就是千八。他兒子瘦得像癆病鬼，偏好玩娘們，一村子裏但長着嘴臉像人些的，他都糟踏，媽的，我雞換子沒有姊妹妻小，要是癆病鬼遇着我，老子就給他一個利害！偏是村裏怕風吹掉頭的一些兒漢子，就會那樣忍耐，見了就跟看賊：「少爺！二少爺，臊他娘的，這雜種也配當「少爺」。」翟耀南（區長名）命裏該斷送，娶了個那個娼婦，養下這個小雜種，非是我血口噴人，當着老大證據，誰不知道？白禿子摸上了翟區長的老婆，這事全村男女當故事講，偏是老烏龜蒙在鼓裏，小白臉蛋子夠漂亮的，大姑娘也沒有他因皮子白

嫩，光是禿頭就可笑，媽的，這幾年都變成和尚頭，小白這掉號兒就冤杆了，小白講得低聲細氣的討女人歡喜，給翟老頭子管帳，管他女人的屁帳，想起這事，我也夠樂兒的。

這一陣太陽夠熱，人身子就像在蒸籠裏，心就像蒸籠裏的糖包子。翟老頭子正他媽的在新樓上乘涼，一樣是人，偏他們會享樂，我們就天生成的窮命。命，我偏不相信命，我爹好談這一套，見翟老頭子享福是命，王五坐官是命；翟老頭子的老婆玩小白是命；我爹受苦是命；王寡婦的閨女偷人是命，命，命，一切是命，我偏說大家是自作孽；翟老頭子享福是大家幫湊的：前一回的兵銀，老忘八吃了千八，大家都不敢放個屁。我給爹講我們打夥兒算帳，爹瞪起眼睛罵我「胡塗虫！」白禿子同翟老頭子老婆的好情；我跟老秦商量寫揭帖，叫秀才哥知道了，罵我們胆大妄為，抓住是槍斃的罪！媽的，老秦被一套大話就嚇縮了頭。王寡婦閨女拉人是活該，爹受苦是太老實，老力機靈點撈到一官，瞧着也不過是那麼回事兒，樂的就忘了形。不是我雞換子吹牛，要是我跑出外幹那一行的事兒，決不會落到老五的腳跟，只是自己捨不得，把鬍子的爹；還有我這五斗水地，看着田裏碧油油的麥穗子，簡直是自己的命，全村裏只有我這田是地尖兒，也是我雞換子血點兒做旺的，我這捨不得買人……：：：：

這一陣心裏像火燒，嘴裏冒煙，鋤頭舉起來放不到土

上。這老忘八真強韌，人家澆一渠水，偏他不讓別人澆。一村子都罵濃包，誰敢出大氣兒？爹也是那麼軟，只會瞪起眼睛罵我不做活，新開一個溝，就有半里遠，一鋤一鋤頭的慢工活兒，夠累人！我心裏一恨，想跑到瞿家裏一鋤頭把老烏龜打死，遠遠的來了個人影兒，一拐一拐的好似我爹；人影兒變大了，果然是爹，提着土瓶兒，一拐一拐的到了跟前。我樂得叫了一聲：

「爹！」

「天氣熱，走路真累人！」

「可不是！」我隨便答應一句，我看見爹臉卜掛滿了汗珠兒，說話上氣接不着下氣，就有些兒心裏酸，我爹三歲死了娘，爺死我爹還在奶奶肚皮裏，娘又死的早，我爹一輩子就沒活一天好人，年成一年一年越壞，糧米不上價，我爹整年價不見一些兒葷腥兒，一般是人，爹偏是這樣苦，我從爹胳膊上解了土瓶，咬了幾口乾糧；喝了些開水，就像吃爹的肉；喝爹的血。我雞換子空有一身勁兒，不能再巴擰五斗水地，叫我爹享兩天福，爹身子瘦着像一根柴，眼睛陷進去兩個洞，走一步路就氣喘，爹看我挖溝，又梯梯叨叨的罵霍家的人，我知道爹心裏痛我，我也學會了安慰老人：

「這年成一物降一物，沒有人強到底兒，霍家的成年兒欺負村裏人，這一趟王五怕要收拾他……」我從心底裏噴出了笑。

「吃了菓子忘子樹」，這孩子忘恩負義，就瞧不眼。霍縣長雖然吃了他的錢，說竟人家長輩，也該讓三分。偏是他心眼兒窄，讓不過人，昨天一天在霍家裏就沒露個笑臉兒，咬着牙，吐實話，聽說這一次不光是找區長，還有別的公事，人家口緊，別的也麼不着頭兒，都捏了一把汗！昨天又是肉又是酒繳了十來塊，他瞎了一等眼睛的娘，大家趕着叫老太太……這是命，總歸是命，一

爹提起老五，我就冒火，老五他別威風！他娘卜月裏餓花了眼睛，見了人就罵她兒子沒良心，把身價帶走沒丟下一個子兒，拋下老娘喝西北風，我委實看不過眼，給她二升豆。老五他客氣點便能，若是裝腔作勢，我雞換子常着人給他丟個臉。

你這牛勁兒總究改不過，老五殺威風，干你啥事！你吃飽了飯好好去睡覺，當着日頭就做夢，人家是拿公事來下鄉，一不怕官，只怕管，「惹得老五不樂意，生出個毒心眼兒，我們可受得起？去年的村筱泉就是眼前例，講錯話，被委員打了個稀爛……這年成避事來不及，你還要闖禍……闖禍……」

一句話惹的爹生了氣，爹一生就怕惹人，可是我雞換子怕誰？我一把氣壓在腔子裏，是看我爹的面，我知道爹老了，不聽話會惹爹生氣。攪暨我倆兒誰不惹誰就落個沒事……爹走了，我一個人在樹根裏生氣，今天沒等到

日頭落，我就趕回了家，心上老是不痛快。

我雞換子性子直，沒忍心，一生氣就老不痛快，老泰笑謎着眼睛進來了，我準知他又偷了二枚的錢，拉我去喝酒，我一看爹已經睡着了，我倆兒手拉手兒進了王寡婦的酒舖，長壽虎老二都在，我們是村裏一夥投心的人，沒事便在一塊兒喝酒唱小曲，爹不歡喜這些兒人，說他們不成器，我們這些兒小夥子心頂真，說出來就幹，就是老泰胆子小，一聽大話就炸，我們今晚一見面沒商量話就請到一塊兒咧，我們大家對王五都不服氣，這賊鬼崽子沒廉恥，別說雞換子幫他娘，我兄弟他走時那個不送錢？——老泰爲偷他爹兩塊錢幾乎打折腿，他的官是我們搭份兒湊成的，媽的，這鬼崽子闖了，挺起肚皮就認不得我們，虎老三兩個眼睛通紅，酒可上了臉哪，我們議定的着兒，若是老五不得罪我們，大石頭擲着走，免得傷了當年的和氣，我們還商議好挑唆老五打翟耀南，追他的身價，老五不聽我們話，拿腔作勢，我們合夥兒打死他，再遠走高飛。我這幾年種地可厭煩哪，一顆一顆的麥子，那是雞換子拿命換來的，這樣一年四季的苦着，媽的，我爹也沒吃過一頓好飯，我們苦下的東西全孝敬了那些兒沒良心的忘八。我現在窮着丟了一把虱，區長偏跟我們作對，攤糧派草，窮人要多拿一倍。我恨得想喝這忘八的血，爹只叫我忍耐，忍耐，媽的，「黃河裏的水有澄清的日子，」我雞換子就沒有出頭的一天，一人急造反，狗急跳牆，「我不曉得啥

叫忍耐，酒精燒着我的血，心在腔子裏要跳出來，臉蛋子比火說紅，老泰眯着眼睛唱十里亭，我就心裏有點不受用，拿眼睛看他。

王寡婦的卓姐兒走來了，我們就想起白禿子，大家談論着：禿子怎麼不來看卓姐兒？媽的，說誰知是誰，我們的話沒閉嘴兒，小白掀簾兒進來了，我們一齊用眼睛看卓姐兒，老泰又來了一套玩笑：

卓姐兒今年整十八，

好似我村一枝花，

嫁給別人他不願，

一心愛個白面娃。

老泰淳着末句兒，就拿手指小白，這一下可把卓姐兒臊了，丟下酒壺就跑，小白撲紅了臉兒打老泰，我趁勢拉小白坐，禿子三杯落肚又來了那套牛皮：

「老五可闊哪，騎的那麼大的馬，被褥都透新兒紅緞子的。這一趟漢中，別說錢，娘們也玩夠了，漢中地方水色好，娘們一個賽似一個。還有窰姐兒，多是北京姑娘，講話怪好聽。……」小白說走了神，好似自己到過漢中一樣。牛皮越來越大，他說：「老五怎樣宰過一個有胎的婆娘，好似殺豬一樣。」他又說：「老五現在脾氣大，和誰都合不來，只有同他昨晚談了一整夜，……」老泰好利嘴就給小白一臉火：

「媽的，我知道你倆兒昨晚上不但談一夜，並且在紅

緞子被兒裏睡了一夜覺。」

小白臊了，我鷄換子不「落井下石」，再來一個玩笑，我叫小白喝酒，別理老秦，我就拿話套小白：

「老五回家，我地方人眼睛小，趕着來抬，宰鷄宰羊的待應，區長巴結老五用了錢，我地方就不承認。」

「老大你別做夢兒，怎知道老五回家是不奉公事？老五人穩練，不是滑嘴兒，就沒露風，這事除過我沒第二個人知道，他這一次下鄉來頭可大了，公事是捉逃兵；私事是向區長算賬。」

「捉逃兵！」這三個字可嚇我一跳我趕緊問小白：

「那一村的？」

「那一村的？不是我莊麼，尹慶子逃了你不曉得？」

「這賊鷄巴驢入的幹這活，」我可罵罵來了，男子漢做事要提得起放得下，偏他棉花做的就會逃，就煩小白借口傳言：「老五給區長算賬，我就是證人，捉逃兵，我弟兄們打夥兒去捉，向地方要錢，老五仔細他的皮！」

秃子露着笑臉兒，我準他又設法兒謀算我呀，我倆兒自小兒就不對，我性子直，見不得婆娘勁兒的人；他就會巴結，好用暗箭傷人。

我看見虎老三喝瞎了眼睛，腦杓子直晃，我就在他腿上一捏，他跳起來揉眼睛，我們約定明早晨見。

黑洞洞的摸回了家，鬆開門，摸上炕就睡，一夜就難

合眼。爹從睡夢裏咳起來，我的那慶利害，像要斷氣。我爹苦了一輩子，苦下了一身病，這就是當窮人的下場，……我又想起王五這一次促逃兵，我爹是閻長，就脫不了干係。公鷄叫了幾遍我上眼皮纔接着眼皮，媽的，窗子就發白了，我從炕上爬起來，一看爹正睡着香甜，我悄悄兒出了門找老三，我們在學塾前碰了頭，我們又找着長壽老秦，一同出去看老五，到了翟家門，只見那個跟老五的小夥子拿着馬鞭子在門外溜韃，老三就去問：

「老總！我們老五起來沒？」

「誰？你問的是我們排長？」

「喂！」

「還睡覺，你們要找頂好吃的早飯來。」

我們就在樹底下坐着，依老秦要回去吃早飯再來，我就罵老秦沒出息，老三口袋裏有錢，掏出一角買油餅，我們一面吃餅，一面談話。

遠遠兒歌八爺來了，見我們吃油餅就讓：

大清早背着人吃好的，也不知敬老惜貧。……

八爺要吃餅，有的是，坐下來！……

八爺是我們村裏有名的歌花嘴，見人好鬧玩兒，我弟兄喝酒，吃東西，常有他，這老頭子就是利害，料事虛，會看風頭。

「八爺你見了老五沒？」老秦吃着油餅問。

「見了，見了，昨天見了，挺闊氣的，時不運轉，野

雄也會變鳳凰，王家根古兒就沒發過。

「王五回來幹麼兒？」我故意逼他一句。

「算賬，算賬，跟縣長算賬，縣長做事心眼兒細，這一遭兒就怕要丟人。」

「我聽還有捉逃兵，」

「也許，……」八爺咬一口餅，話就噎住了。

「八爺！老五這一次不存好心眼兒，要磕詐地方，我兄弟們商量好的主意，打夥要湊他。」我是故意掏八爺的主意。

這鬧不得，鬧不得，人家是奉公事的，打了還賠下台。

你們做出來輕了打個半死；重了殺頭。

我鷄換了個是燈草做的頭，一說就掉下。老秦臉上就有些兒躊躇，老三真有點血性兒，直着脖子喊：

「殺咱我不怕，打死王五這兔崽子，我們打夥兒死！」

「……………」

「……………」

日頭在東山尖上探頭哪，我們油餅吃完了，伸着脖子叨霍家門。跟老五的小夥子不見了，——也許伺候老五的洗臉水，我們都等的有些兒心慌，八爺走了小白咬着煙捲兒走出了，見了我們打招呼，這兔崽子做事險透了，「笑臉兒殺人，」我準知昨晚上給老五獻殷勤兒告了狀，我一見面就問老五起來沒有？他說：「早哪，剛起來洗臉。」

老秦就叫小白帶着我們看望老五，看望，我可沒這事

青 評 論

兒，我莊上人都他媽的浮上水，余鄉長聽得老五來，就拿了一隻老母鷄去賀喜，余貨郎兩吊錢的本，也買了二十個鷄蛋去送禮。還說他和老五是乾親，老五沒收他鷄蛋，老余多了一鼻子灰。我姓朱的不幹這錦上添花的事。

進了新院子，小白指點我們老五在東房裏住，娼婦娘子臉抹成猴屁股，在廚房裏探頭，這浪樣兒我就瞧不上眼。偏是小白好這玩意兒，小白心眼兒就不錯，想拉好這野狐精，吞了霍家的家業。——老忘八今年六十五，準備作棺材心子，那小雞種是個湖塗虫，這份兒家業將來準是小白的。

(未完)

各縣巡迴視察隊日記

(四九) 盧澄

(丁) 副產

1. 馬 2. 牛 3. 羊 4. 皮毛, 5. 肉類, 6. 奶皮, 以上均無確實統計。

(戊) 民間歌謠

1. 二月清明在前，三月清明在後，(指播種季節而言)
2. 三月青，不算青，四月青，遍地青，(指田野間風景而言)
3. 南山戴了帽，莊稼人睡了覺，(謂南山如被雲罩，則必降雨或雪也)
4. 若要莊稼成，白天下雨晚間晴，
5. 交下商人活剝皮，交下番子有馬騎，(言與商人交友，多遭盤剝，與商人交友，易與相處也)
是晚，談甚歡，並設饌享余等，極豐盈，曲盡主人儀，

飯後，招集願入黨者，填寫申請書，至十一時始寢。

十一月十七日 發黃田 宿上尖溝

鄉間讀書難 鳳陽頭菱船脚

熊喫捨利，得此失彼。

受欺過盡 終有覺悟之一日。

上午，陰晴，溫度二十四、中午卅度，下午，雨雪，

晚間，降至十八度。

晨七時起，盥漱畢，一而囑楊范二同志，指導志願入

黨者填表照相，一而與楊翁繼續談鄉間情形，覺源全縣

教育事業，尙屬草創，每校經費，至多百元，教師就地取

材，每苦識見不廣，問問相淺，尙有因覓人，易，以老學

究充當者，至於過去失學文盲，更到處占百分之九十五左

右，就現在已經有了學校以後而論，過去失學的壯丁，不

能再行參加小學去念書，現在這許多小學生，又因為他們

的家長，素來沒有了解到兒童讀書的必要，都拉着他的孩

子幫他自己放牧和種地，照實際說，鄉間交通不便，學校

經費困難，要好的課本和好的教師，確是件難事，因此所

學的東西，不能夠切合父兄們馬上需要的心，所以鄉人

對於遣其子弟求學的心理，異常淡薄，余等乃意欲在該地

辦一民衆學校，其經費及課本均由黨部補助，使已經失學

之成年鄉人，獲得求學之機會，以期啓發鄉民求知之心理

，並將此意商之楊翁，伊甚為感動贊同，只以時間關係，

不能目觀其成立，乃留交范同志辦理。

八時半，假村前集會宣講，聽衆到場者，男女老幼貳

百餘人，聚集如堵，極該村一時之盛，所有參加婦女，咸

頭戴高髻，矗立於後腦，有如獨角犀，足跨繡鞋，前後雙

，鞋尖綴纓線，形式確頗南方之採菱小舟，衣飾好穿紅

綠，即有着灰黑青各色者，袖口襟沿，亦必鑲以紅綠，寬

衣博袖，古氣盎然，宵明時裝束，舊考明代遺兵戍河湟，

因太祖朱元璋籍爲安徽鳳陽，其部將土官佐，亦多鳳陽同鄉

，其所携眷屬，積久遂成土著，當地居民，亦從而倣效，

所以鳳陽頭與菱船脚的遺俗，至今未改，以比東南鄉間或

劇台所演之鳳陽花鼓姬，惟其惟妙，六百年風氣，至今尙

整個保存，西北人民之富於保守性，閱斯而益信。開會節

目，先由姜君 演魔術，出其空壺取酒，眼睛喝酒，送酒

，眼鼻出骨針，及吞吐鐵丸等拿手好把戲，鄉人不知內中

情形，而見其素所未見，加以姜君表演時技精詞利，觀衆

莫不嘖嘖稱奇，闕笑不置，繼由余對症下藥，講演識字運

動，大意謂不識字之人，等於聾啞盲廢等症之殘疾人，列

舉事實以證明之，並說明識字讀書有醫治上列各項病症之

功效，希望以後貴莊之爲人父母者，趕緊覺悟，送其兒童入

學，既 學齡之兒童，亦當自勵要求入學，以期祛除此種

癩癬之症，并謂現在省黨部在下鄉視察時，已經發現大家

同有此項苦痛，故與貴莊楊區長同商辦理民衆學校，還望

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共同促成之。因語言不通，由楊生彬

同志節節翻譯，伊在翻譯之餘，則自行講述解放纏足問題

，娓娓動聽，至十時散會。

出版者：

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

青海評論社

價目：每本三分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出版